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 
第二十九回 佳子弟拜家塾先生 群麗人迎芙蓉城主

卻說這年殿試又早過了。賈藍是三甲第一百二十名，朝考後，是即用知縣。過不多時，早選了長安縣知縣，且喜離家不遠，就帶了家眷赴任去了。甄寶玉點了江西學差，小周姑爺升了翰林院編修。李紋生了一女取名淑蘭，傅秋芳又生了一女取名綠綺，小紅生了一子取名祺哥，探春又生了一子取名安哥。時又早已到了年底，瞬息新年。桂哥已是六歲了。賈環在家無事，因就園裡自己住的秋爽齋裡頭，另外收拾起兩間屋子，做個家塾，以訓子姪。桂哥應該草字排行，因添了一個「芳」

字在下，取名桂芳。鬆哥也就照著排了，改名杜若。蕙哥原是草字，不用改了，還叫賈蕙。薛姨媽聽見了，喜歡的了不得，便把孝哥兒也送來附讀，來往便從園裡角門出入，又近便，又有姑媽寶釵照應。每日讀書寫字，四人都還聰明，就中薛孝哥才略為差次。桂芳本性聰明，五歲時寶釵便教他唸書寫字，已經認得兩千多字了。每日一早便到塾中，晚上回來，寶釵又還教導。

一日，是四月中旬。紫雲接了桂芳回來，不見寶釵在屋子裡，問時知是到王夫人上頭去了。只聽那邊屋內素琴、繡琴兩個在裡頭笑打，桂芳便要瞧去，紫雲遂跟了過來說道：「奶奶不在家，你們就這麼發瘋，教人看見了是什麼規矩？哥兒回來了，都不知道伺候。」素琴道：「哥兒回來了，今兒辛苦。」

便拿了茶杯，要倒茶去。桂芳道：「我不喝茶，你們兩個人，為什麼事這麼吵嚷？」素琴道：「奶奶到上頭去了，叫我們兩個看屋子。我們兩個就說，白坐著做什麼呢，不如一家寫一張字，看誰寫的好，寫不上來的，就打五下手心。他寫了一半多，就不寫了。我說原說過的要打五下手心呢，他又不肯教打。我正要打他呢，你們就來了。紫雲姐姐，你說我該打他，不該打他呢？」桂芳道：「你們寫的字在那裡呢？拿來給我瞧瞧。」

素琴便把兩張字遞給桂芳，桂芳看時，見素琴的寫完了，繡琴的還差著兩行呢。桂芳道：「你們兩個人的底子是誰寫的？」

素琴道：「都是紫雲姐姐寫的。」桂芳道：「紫雲姐姐寫的很好，你明兒也給我寫兩張呢！」紫雲笑道：「我那是什麼字，你要學了我的字，還好麼？三爺同奶奶寫的都很好，你只照著他們那樣寫，就是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秋水進來了。紫雲便忙讓坐，繡琴倒上茶來，秋水道：「寶二奶奶那裡去了？」紫雲道：「奶奶在太太上頭去了。姐姐又是帶了詩來，是畫來了呢？」秋水笑道：「那裡有這麼些詩啊，畫啊的。我因今兒還沒見過奶奶呢，特來請安來的。」桂芳便拉住他道：「姐姐，你來給我畫張畫罷。」

秋水道：「這裡又沒有顏色畫筆，怎麼畫法呢？等明兒在我那裡，我給你畫兩張來就是了。」桂芳點頭道：「也罷了，姐姐，你就別忘記了。」秋水道：「我知道。」因也拉了桂芳的手，問道：「你今兒在學裡念的是什麼書，可記得了，你念給我聽聽看呢？」桂芳道：「我今兒念的是：吉夢維何？維熊維羆，維虺維蛇。大人占之：維熊維羆，男子之祥；維虺維蛇，女子之祥。乃生男子，載寢之牀，載衣之裳，載弄之璋。其泣喞喞。」

朱芾斯皇，室家君王。乃生女子，載寢之地，載衣之裼，載弄之瓦。無非無儀，維酒食是議，無父母貽罹。」秋水道：「你倒念第三本《詩經》了麼。」說著，寶釵回來了。

桂芳便同了秋水眾人過去，秋水向寶釵道：「桂哥聰明得很，我才剛兒問他念什麼書了？他倒念了第三本《詩經》，念得很熟呢。明兒總要比哥哥高些的，只怕鼎甲總有分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卻還肯唸書，記心也還好。那裡敢望鼎甲呢，將來功名還不愁罷了。」說著，早擺上晚飯，是一盤芥末拌雞鵝、一碗燕窩鮮筍煨雞、一碗火腿燉肘子、一盤東坡大肉。

寶釵便叫秋水在這裡吃飯，寶釵坐了上首，桂芳與秋水對面打橫，繡琴盛上飯來。桂芳向寶釵道：「媽媽，秋水姐姐是媽媽的乾女兒不是？」寶釵笑道：「那裡是什麼乾女兒呢，他是我養的親女兒麼。」桂芳道：「他大我十幾歲呢麼，那裡是媽媽養的呢！」秋水也笑起來了。桂芳道：「媽媽，秋水姐姐他明兒給我畫兩張畫兒來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是了，你吃飯罷，仔細看吃冷了。」桂芳道：「不冷呢。」秋水道：「我給你澆些熱湯罷。」桂芳搖頭道：「我不要湯。」秋水便夾了一塊火腿給他。少頃飯畢，撤過殘肴，漱口喝茶。又坐了一會，秋水去了。寶釵又給桂芳理了一會書。方才歸寢。

瞬息夏秋已過，交冬之後，到了十一月月上旬，乃是探春子安哥週歲。平兒、寶釵、馬氏、秋芳都坐了車，過去聽了一天戲，至晚方回。過了幾日，探春的姑爺升了都察院左都御史，隨即謝恩陞見回來，各衙門都來賀喜，車馬填門。於是，一連唱了幾天戲。頭一天請的是郡王、駙馬、各公侯伯、大學士；第二日請的是六部、都察院各官；第三日請的是翰詹、科道各官；第四日請的是國子監、大理寺、鴻臚寺、太常寺、太僕寺、光祿寺各官；第五日請的是本地方官；第六日請的是各親友。

這日，賈赦、賈珍、賈璉、賈環、賈琮、賈蓉都在那裡聽了一天戲，甚是熱鬧，暫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湘蓮、寶玉自從救了薛蟠之後，便回到襲人家裡，見了襲人，寶玉丟下扇子，便和湘蓮兩人脫身走了。回到大荒山青埂峰下茅屋內，見了大士、真人，告稟平安州、紫檀堡兩處之事。大士、真人道：「好，好！又了卻世間兩段因緣。再過一年，你們便該歸還芙蓉城去了。我們又且到山下雲遊，只等到了其時，我們再來引送便了。」

湘、寶二人送出了大士、真人，回來坐下。湘蓮道：「我們弟兄兩個，卻給薛家兄妹兩人皆有夙世因緣。前兒兩處之事，也是分該如此。」寶玉道：「可不是麼？我們明兒到了芙蓉城中，無事時盡可遊戲人寰。也還可再來看看未了的因緣，是怎麼樣呢？」湘蓮道：「那卻不然，前兒的兩處事情，也只可偶一為之，不可復行。如此，一則怕被人識破；二則寶兄弟你都不知道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事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二哥說的是，你到底比我的見識高多著呢。我往常見你舞劍舞的風馳電掣，英氣逼人，卻沒見你用過他呢。前兒才看見你的武藝，想古來劍俠，也不過如此罷了。我們在此，除坐功之外，別無消遣。不如你明兒就傳授給我劍術，使得麼？」湘蓮笑道：「我的劍術也算不得什麼，這劍術的講究原大。當日黃帝與神女講擊刺之法，要守如處女，出如脫兔。這劍俠一流，原屬陰。故婦人善此者不少，紅線、隱娘最為高手。善劍術者，將雙劍煉為彈丸，藏於腦後，任是銅關鐵壁，障礙全無，來去如飛，不見蹤影。」

我們師父，原不是此道中人，故我也沒有傳授。寶兄弟，你又何必學呢？你之不能學我舞劍，就猶如我不能學你吟詩的一般。

我見你吟詩，又何嘗不羨慕呢？我要學，想量一時也學不會，白可惜了工夫，又何必學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還是各有所長的好了。」於是，二人每日還是打坐用功，無事時或到山下閒步，看些山花繞徑，古木參天，飛泉瀑布，絕壁橫雲；或到山頂步月，聽些龍吟虎嘯，鶴唳猿蹄，和那妖狐拜月，斑豹藏云。

這都是司空見慣，不以為奇的了。

由是寒暑又更，寶玉已經離家七年了。一日，二人正在門外閒望，只見大士、真人同了甄士隱、賈雨村一起回來，二人忙上前迎接，同進茅屋內坐下，湘、寶二人獻上茶來。甄士隱、賈雨村道：「柳、賈二兄，恭喜赴任蓉城，我們特來相送。」

大士、真人道：「你們功行已滿，該登芙蓉城主之位，今已屆期，二位道兄有言在先，故來相送。我們就此同行罷。」

於是，大家出了茅屋，湘、寶二人跟隨甄士隱、賈雨村、大士、真人穿雲而去。行了兩個時辰，早遠遠望見一帶淡紅圍牆，裡面隱隱樓台殿閣，只見警幻仙姑，帶領癡夢仙姑、鍾情大士、引愁金女、度恨菩提一群仙子，並妙玉、林黛玉、迎春、鳳姐、香菱、鴛鴦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秦可卿、晴雯、金釧、瑞珠等都來迎接芙蓉城主，一齊在圍牆之外。大家相見已畢，讓甄、賈、大士、真人、湘、寶六人前行，只見圍牆外兩邊，有許多黃巾力士站立。那淡紅圍牆，共有四門，即所謂芙蓉城也。

湘、寶二人由南門進去，行不多遠，只見一座石頭牌坊，上面寫著「太虛幻境」四個大字，兩邊一副對聯：乃是：

假作真時真作假，

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
寶玉見了，心下道：「我來了數回，俱是夢裡，到底不大明白。

今兒才親歷其境，原來倒是此地的主人，也不枉我學道一番了。

「過了牌坊，便是一座宮門，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：「孽海情天」，又有一副對聯，大書道：

厚地高天堪難古今情不盡，

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。

進了宮門，只見兩邊都是一溜配殿，各處都有匾額。行盡了甬道，只見中間一座正殿，上書「花滿紅城」四個金字。

眾人進了殿中，大家重新施禮。黛玉又拜見了師傅賈雨村，妙玉拜謝了甄士隱昔日搭救之恩，香菱也來與他父親磕頭，湘蓮與尤三姐相見，寶玉與鳳姐、迎春、黛玉、鴛鴦、秦可卿、晴雯、金釧等相見。各道契闊已畢，然後讓甄士隱、賈雨村、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四人在上面東西對坐，湘蓮、寶玉二人在東邊下首並坐，警幻仙姑與眾人在西邊下首陪坐。

仙女獻茶已畢，警幻仙姑道：「柳、賈二公雖是此地主人，然而今日初到，尚在未諳。今蒙四位老仙長降臨，小道亦忝在地主之列，略備一餐，少伸芹意。」大士、真人道：「多蒙仙姑盛意，有我們甄、賈二位道兄在此叨擾罷。我等尚有他事，不能羈延。」警幻仙姑道：「已知二位老仙長不茹葷酒，特備純素蔬食，不過少頃之工，也不敢久留的。」因請到後宮去坐。

警幻仙姑在前引導，大家走進殿後看時，卻是五間上房。

原來不進上房，卻由旁邊角門出去，向北而行約有三五百步，轉過甬道，只見向北也有一座石頭牌坊，牌坊外再向北去，便是芙蓉城的北門了。警幻仙姑引著眾人不過牌坊，卻轉向南，進了向北的宮門，到了警幻仙姑的正殿。裡面已擺下四席，上首兩席請甄士隱、賈雨村、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坐了，東邊一席讓湘蓮、寶玉二人坐了，西邊一席是警幻仙姑與妙玉二人相陪。不一時，飯畢漱口吃茶，大士、真人便起身告辭。湘蓮、寶玉二人道：「二位師父，還請在此暫宿一宵，明日再行，也少盡弟子輩一點微忱。」大士、真人道：「我等還有因緣應當指點，將來到此之日尚多，汝等不必堅留。甄、賈二位道兄，他們可以在此留連兩日，領略風光，也是一樣。」於是，湘蓮、寶玉二人與警幻仙姑、妙玉等送了大士、真人出去，過了牌坊，看著二人出了圍牆，飄然去了。

湘蓮、寶玉等大家回到警幻宮中，只見賈雨村正與黛玉談講別後之事呢。黛玉道：「聞得師傅當日宦途頗稱得意，常在外祖母家與母舅拜會，學生幾回要出來請安，又恐冒昧，是以因循不果。敢問何以又於幾時入道的呢？」雨村道：「我因為沉溺宦海風波，幸遇甄道兄指點迷津，遂幡然入道的。甄道兄已經得道多年，我之入道是和寶玉兄入道的時候相等，於今才得七年耳。」寶玉道：「林妹妹，你到這兒來也是七年了。你來的時候，這裡還沒什麼人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到這裡來，也是七年了。我來的時候，已有好幾個人了，頭一個是小蓉大奶奶同瑞珠兒，以後便是金釧姐姐，再後便是尤三姐姐。」寶玉道：「尤三姐姐到這裡有十幾年了？」尤三姐道：「我也不記得是十幾年了。」湘蓮道：「也才得十年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就是這年入道的，所以記得。那還有那個先來的呢？」

黛玉道：「那就是尤二姐姐、晴雯姐姐、元妃娘娘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元妃姐姐怎麼沒見？」鳳姐道：「他在東邊赤霞宮居住，輕易不到外邊來。你今兒來了，也該謁見去才是。」寶玉道：

「是的，鳳姐姐虧你提醒了我，不然幾乎忘了，我少刻就去。二姐姐是幾時來的呢？」迎春道：「林妹妹來後，就是我了。

我來後，就是鴛鴦姐姐。」鳳姐道：「鴛鴦姐姐之後，就是我了。我來後，就是妙師父和香菱嫂子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再後呢？」鳳姐道：「再後就是你了。」於是，大家都笑了。

寶玉道：「鳳姐姐和鴛鴦姐姐我們在地府裡會見之後，你們是幾時回來的呢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們去了，我們又住了一個多月才回來的。」秦可卿道：「聽見寶二叔要不是會見了我兄弟，還認不得珠大叔叔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我那是和柳二哥一起去的，鯨卿兄弟他都認得我們兩個呢。柳二哥是同去會尤三姐姐的，誰知道尤三姐姐倒先回來了。」湘蓮道：「尤三姐姐，你們是三人同去的，怎麼你一個人先回來了呢？」尤三姐道：「我原是護送他們兩個去的。到了那裡，因老太太要留他們在那裡住，我又記掛著回來覆旨，故此就先回來了。」寶玉站起身來道：「我此刻便到元妃姐姐那裡去，只是我路徑生疏，要煩誰指引才好呢。」迎春道：「你跟我來，我帶你去就是了。」

湘蓮道：「我也該去拜見娘娘，只怕禮儀不諳，寶兄弟煩你給我代奏請安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，我給你轉奏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迎春引著寶玉出了警幻宮門，向東而去。走了一會，早望見一帶紅牆，到了向東的赤霞宮，進到正殿，見了元妃，先行君臣之禮。元妃命宮女扶住，道：「此處已非禁地，只行常禮罷。」遂賜坐於旁，寶玉又代湘蓮轉奏請安已畢，元妃道：

「我起先聞知你出了家去，心裡很不爽快。後來鳳姐、鴛鴦在地府回來，說你復又蓄髮，將來還是此地主人，不久就來，我這才放心。我住的這赤霞宮，便是你的屋子。我在這殿後中間作為寢室，這殿旁左右另有上房，右邊是你二姐姐住了，你便在這左邊住罷。咱們姊妹們每日在一塊兒說話，朝日相見的，何快如之。追想從前睜眼人天，不能聚首的時候，豈不頓有霄壤之分了麼。」寶玉道：「這都是托賴娘娘的洪福。元妃道：

「別的姊妹們住處，你還沒到呢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都還沒去，先來請過娘娘的安，然後再去呢。」元妃道：「你且仍去警幻仙姑那邊，恐怕還有什麼事宜辦一辦去。你這裡寢所的鋪陳一切，我已教人預備了。你二姐姐先領他去看看罷。」於是，迎春領了寶玉，到殿外左邊轉進一垂花門去，裡面兩邊抄手游廊，上面三間上房十分精雅，進到裡面，在炕上坐下，早有十二名伺候的仙女上來磕頭參見，隨又捧上茶來。寶玉道：「他們都還在那邊等我們呢，不喝茶罷。」迎春道：「也好，橫豎晚上還是我和你一起回來呢。」

於是，二人復回到警幻宮中，只見甄士隱與香菱正談薛蟠之事，說起當日打死馮淵，還是在賈雨村案下判斷的話。賈雨村道：「那時我因葫蘆廟的小沙彌做了門子，他說薛家、賈家的富貴蓋天下，教我不可秉公判斷的話，因而枉法受私，就把這事胡亂斷了。」湘蓮道：「馮淵在地府，現已娶了薛大哥之妻夏金桂為妻，這事倒公允了。我與寶兄弟在地府回來之後，又到平安州救了薛大哥一命。」香菱等尚不知原故，湘蓮又把前事細細說了一遍。甄士隱道：「那都是事皆前定，豈不聞：

『莫之為而為者天也，莫之致而致者命也』的話麼？」大家點頭歎息。不一時，擺上晚飯，甄士隱、賈雨村、湘蓮、寶玉四人坐了一桌，警幻仙姑與眾人分坐了三桌。少頃飯畢，漱口喝茶，又坐了一會，大家都要歸寢。

警幻仙姑等便送士隱、雨村、湘蓮、寶玉到正南花滿紅城的正殿而來。正殿之旁另有三間上房，由一垂花門進去，裡面鋪設的甚是清雅，請士隱、雨村二人在內歇宿。眾人道了安置出來。那花滿紅城正殿之後，五間上房內，請湘蓮與尤三姐同住。湘蓮道：「寶兄弟在那裡住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是在元妃姐姐那裡住了。」警幻仙姑等便要送寶玉到赤霞宮去，寶玉道：

「我先已經去過了，這會子我和二姐姐一起回去就是了。我今兒也不能到各位姐姐、妹妹處去請安問好了，只好怨我明兒到罷。這會子，竟是兩便的好。」於是，大家都道：「也罷，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警幻仙姑、妙玉兩個便仍回警幻宮去。鴛鴦、可卿、瑞珠就近回「癡情司」去。鳳姐、尤二姐也就近回「薄命司」去了。黛玉、香菱、晴雯、金釧四人，向西面回絳珠宮去。迎春、寶玉二人便向東到赤霞宮去了。要知後文，再觀下卷。

